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〔曲艺〕

調解員辞职

張棣華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調解員辭職

〔曲 艺〕

張棟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有六篇曲艺作品。《买布記》通过一个姑娘买布的故事，反映了商店售貨員的跃进面貌；《赶慢車》描写一个老汉对县委書記的热爱，表现了干部和群众之間的亲密关系；《調解員辞职》反映了农民經過整风以后，在思想作风上的变化；《洗衣計》通过农民主动帮助下放干部洗衣的故事，表现了农民与下放干部之間的深厚感情；《一张大字报》通过描述女婿誤会丈人贪图小便宜的故事，展示了这对翁婿注意节约、爱护公物的高尚品德；《休息監督崗》反映了农民大跃进的冲天干劲。

目 次

买布記〔唱詞〕	5
赶慢車〔唱詞〕	14
調解員辭職〔唱詞〕	19
洗衣計〔山东快書〕	28
一張大字報〔山东快書〕	37
休息監督崗〔山东快書〕	45

买布記

〔唱詞〕

跃进鑼鼓震天地，
祖国遍地插紅旗，
工人农民鬧丰产，
商店里推行六滿意。●
这一天正好是星期，
百貨公司里真拥挤，
肩膀挨着肩膀走，
脚尖直往脚后跟踢。

（白）“同志，您慢点走啊！”

“后面人也挤我。”

就这么多人！

噯，有一位姑娘往里走，

① 指国家滿意、人民公社滿意、生产部門滿意、协作部門滿意、群众滿意、职工滿意。

不用問，她准是前去买東西。

聽說這姑娘她姓齊，

叫什麼我可不得細。

姑娘她跨進大門抬頭看，

嘿！五顏六色把人迷。

日用品好似百花盛開散香氣，

花洋布猶如萬丈彩虹平地起。

進來的人人心里都高興，

出去的個個臉上笑嘻嘻。

姑娘她隨着人群往里走，

見一塊光榮榜兒迎面立，

紅布金字多顯眼，

照片貼得滿滿的。

這真是行行出狀元，

真叫人又是羨慕又歡喜。

姑娘她一張一張仔細看：

“咦！他的照片也在这里！

這個人也能登上光榮榜？

那真是灶膛長草出稀奇。”

（白）誰呀？

他本是花布組的售貨員，

人家都管他叫小李。

姑娘她为啥这样講？

且听我从头說仔細：

半年前有一天也是星期，

公司里照样挺拥挤。

小李还是个新同志，

論工作，他不是正式是見习的。

組織上叫他协助卖花布，

他觉着这行沒啥了不起，

只要学会加減乘除法，

干这行篤定有富裕。

这一天他剛剛上柜台，

来了位姑娘买东西。

花布拣了好几块，

要想买下又迟疑。

因此她把小李問：

“同志，我有点事情問問你。”

（白）“您說吧。”

“这花布織的倒挺好，

顏色我也挺滿意；

不知它掉色不掉色，

下水洗有沒有問題？”

這一問問的小李臉通紅，

“噢，啊……”他答不上來喘粗氣。

心里想：我要說不掉吧，它掉了怎麼辦？

要說掉色又沒根據。

想了半天才說道：

“穿过一件，您就能解決這問題。”

（白）這不是廢話嗎！

姑娘一听暗暗笑，

你这样解答真实际。

沒穿过才將你來問，

穿过了何必來問你。

姑娘又問：“我做件上衣要多少？”

這一問問的小李汗直滴。

心里說：沒想到這行業務這麼複雜，

看起來哪行學問也沒有底。

這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，

都怪我過去思想有問題。

臨上轎才扎耳朵眼，

臨陣磨槍來不及。

讓我先敷衍她一陣，
搪塞了這陣再學習。

“噢……您問做上衣要多少？”

（白）“是啊。”

“我看買七尺差不離。”

（白）“能夠嗎？”

“您要嫌少就多量點，
給您扯上九尺一。”

（白）“太多了吧？”

“多了總比少了好，
讓您做着有富裕。”

（白）“那有什麼用？”

“剩少了您就做塊花手絹，
剩多了給您孩子做上衣。”
姑娘一聽臉緋紅：

“你這人說話沒道理，
不看風向就使舵，
我還是個大閨女！”

（白）“啊！”

一賭氣拿起意見簿，
不用問，那準是把意見提。

(白)那还用說!

这一回小李上了光荣榜，

因此上姑娘心里有怀疑。

心里想：我这趟还是来买布，

今天倒要会会你。

姑娘来到花布组，

好似来到花园里，

引得蝴蝶停翅飞，

蜜蜂嗡嗡忙酿蜜。

姑娘她正把花布拣，

忽听见有人把话提：

“同志，您要买啥对我講，

我拿下来让您看仔細。”

姑娘回头猛一看，

哪！巧了，省得讓我再找你。

(白)“誰呀？”

“售貨員小李呀。”

姑娘說：“我想买花布做衣裳，

还没挑到中意的。”

小李說：“不中意您再仔細挑，

我一旁帮您来合計。”

姑娘說：“我不知有啥新品种？
請你介紹說仔細。”

小李說：“要花的这儿有‘牡丹紅’，
要素的这儿有‘格子呢’，
要薄的您买‘泡泡紗’，
要厚的您买‘花嗶嘰’。”

姑娘一听暗吃惊，

唷！这真是十年河东轉河西，
时代跃进入跃进，
戴着那老光眼鏡不适宜。

姑娘动手忙挑拣，

拣出了一块满意的：

“噯！这块顏色倒挺好，

您給我扯上七尺七。”

小李問：“是您做还是別人做？”

姑娘說：“是我做給自己的。”

“那我給您量一量，

免得多少不适宜。”

小李說罢用尺量，

这边量来那边比。

（白）“这么长行不行？”

“太长了，短点。”

“这样？”

“噯，正好。”

量量比比忙一陣，

小算盘的的嗒嗒打的急，

算罢他把姑娘問：

“是单穿还是套夹的？”

姑娘說：“我想做得寬大点，

单穿套夹都适宜。”

小李說：“您买七尺就足够，

不必再买七尺七。”

“啊！上回我自己做衣裳，

就用布料七尺七，

我情愿花钱多买点，

要剪少了了不的！”

小李說：“这事請您放宽心，

我責負一定負到底。

我用粉綫来划好，

您回去就裁現成的；

这不单給您省点錢，

也給国家省布匹。”

說着就把布來扯，
又拿粉綫划的急：
“瞧，这儿袖子連着剪，
这儿大襟要裁齊，
这儿剩下做貼邊，
这儿还有点小富余。
您多下做个小領子，
磨坏了还能換新的。”
說的姑娘滿臉笑，
張着嘴巴合不起，
上前握住小李手：
“謝謝謝謝謝謝你。”
轉身拿起意見簿，

(白)啊！

这一回是把表揚意見提。

赶 慢 車

〔唱 詞〕

月几西沉树影移，
陣陣晨风吹透衣，
金雞报曉天剛亮，
村舍炊烟剛升起。
从北面来了一輛車，
风馳电掣行的急。
赶車的本是王老汉，
你看他，捋着胡子笑嘻嘻，
只因为，新得了个胖外孙，
因此他起早进城看閨女。
王老汉心急只嫌行車慢，
拉紧繮繩喊得急：

（白）“嘚儿！駕！駕！”

枣紅馬也象通人性，
翻蹄亮掌直奔西，

大車就象离弦箭，
胶皮轱辘不沾泥。
老汉他赶了一陣抬头看，
見一个人影在头里，
頂风骑着自行車，
就象是拉緯差不离。
蹬一下来晃三晃，
自行車搖东又倒西。
老汉一見就有气：
“这是誰呀！喝醉了还要往外骑！
要是过桥摔下河，
跌着碰着了不的。”
紧抽两鞭追上前，
啊！原来是县委李書記。
只見他滿臉倦容眼圈黑，
須发老长沒有剃。
老汉一看心暗想：
这些天防汛修堤多紧急！
李書記帶着大伙把堤修，
又指揮来又挑泥。
日出干到太阳落，

天黑干到月偏西。
顧不得吃來顧不得睡，
閉一閉眼睛就算休息；
直干得滔滔洪水隨人意，
直干得百里長堤與天齊。
想到此又是心痛又是怨：
“李書記，我可得狠狠批評你！
你整天就知道照顧人，
為什麼不會管自己？
你看你累成什麼樣，
還不想好好去休息，
眼下是不是回機關？
來，我順便捎你到城里。”
李書記拍拍胸脯挺挺腰，
故意裝得挺神氣：
“誰說我沒休息好！
不信咱倆比一比。
這兒離城沒多遠，
頂多還有五里地，
你趕牲口我騎車，
看誰搶先得第一。”